牧萊脞語

牧萊脞語卷三

雲山古逵陳　仁子　同備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和歸去來辭

北窻高卧暗誦柴桑翁歸去來詞釋焉志世又閒讀漆園翁内外篇者焉忘身故嘗論柴桑翁安乎天者也漆園翁游乎天者也今之士汨没利名之塗顛倒死生之囿繇童稚迄黄馘卹卹焉幾無所歸回顧二翁眞若隔世因緝莊語和陶篇以自樂所歸云

歸去來兮溟涬齊物奚從歸眇難蚩之失得泯鬼鶴
之憂悲騎箕尾兮汗漫御泠風兮焉追混彭殤之均
寄知堯跖之孰非逍遥不貸之圃澶漫無形之衣豈
天地兮東大呂稊米兮眞微我歸甚適勿傷勿奔莽
蒼其野大塊其門塗卻似失導瘢若存昭琴不鼓魏
瓠奚樽和天倪以曼衍褫沖虛而厚顏悟栩蝶之眞
夢比木鴈之終安驅六鑿之勃室止五兵之闕閑隱
槁梧而自嗒箕濠儵以同觀冥駢拇之附贅背瞰跬
之往還會息黥於爽纇鄙糟魄之齊桓歸去來兮同
造化以天游身橛株而勿滑心灰木以焉求孰南面

之果樂奚髑髏之堪憂視萬物之一馬小滄海之蛙
疇囿若飄瓦莊乎虛舟寄形狶韋之圃馳精隱弅之
丘睨牛馬之穿絡渺秋水之涇流畧呴濡之濕沫任
死生之浮休已矣乎鴻濛廣莫無已時吾身無去亦
無留將超象罔而問之覆載有紀極神遊無盡期躍
身冶而鑪錘撫心田而墾耔詠漆園之玄語和柴桑
之妙詩下歸去來之注脚陽卻丈離奚足擬

責汨羅水辭

屈原仕楚為三閭大夫盡忠於國至襄王邇讒
逺直遷原江南原不忍見宗國危亡自湛汨羅

而死予謂原忠臣也離騷九歌數千萬言侃侃忠藎動天地感鬼神馮夷天吳預聞斯語亦必愴然當原墜淵以沒奚獨無波神陽呵陰護一援手出之深碧者忠臣既亡宗國奚賴遂假文

責之辭曰

汨羅之水兮其色幽々沉彼忠精兮時出諸潯藏抱不平兮悠然安流曾不若浙水之漂胥兮怒濤忽激成海潮　汨羅之水兮其逝油々瘞此忠骨兮骼齒誰收魚腹腥腥兮蘭芷包羞曾不若鄱水之溺眺兮魚鱉惡死蛟鼉浮　就其淺兮沙石清沘精魂冥々

兮吁嗟乎汨羅之水　就其深兮淵湫無底碧血沉沉兮吁嗟乎汨羅之水

茶陵懷古辭　五首

茶陵漢一小縣也地距中都差遠聞人先正車轍發茵或不及以故古跡蕪沒鮮聞登臨訪覽彷徉興懷得其表々有關世教者五章作茶陵懷古辭與好古者商之

炎帝陵　炎帝非事遠遊蓋訓民之瘼而不忍捨

鴻靈兮紛幽肇火正兮千古商丘莽原隰兮食不乃粒肆耒耨兮力省而功稠穆蕩兮駿遊亂政兮軼壏

鞹若烈山氏不遠萬里而遺屐纚𡓺兮駕言焉求緊夙沙之稽顙兮荒裔重譯而𨒂 𨒂連嘍樓 𦕒黃屋兮弗娛撫絃瑟兮遐軫乎發憂通晝市兮有無均貿鞭百卉兮甘苦齊揆恫民瘼兮不寐寧驅馳兮揹々而耒休乘雲兮蒐裘森清衛兮紛獨老此梧楸彼世之豢安於蟣蠖兮又焉似心八荒其周流

赤松壇 赤松非好長生蓋愧世之進而不知止

雲之山兮澹以深壇之矗兮層青鬱松幢兮如御閟岫幌兮疑裔世匪棲兮仙靈渺珪組兮塊叢紛艳清風兮烟々尚喚醒兮借箸躡項之謀臣白雲兮英々

霞為襬(皮)兮霧為巾仙乎仙乎餐水玉於皇代兮奚意萬世飫死於榮名攜利腥之貪蠧兮鑽祿牖之飛蠅尚得喪之芥蔕(蔕)兮曾不顧他(睨)皇輿而沸滄溟蚍下土兮窒塵心安羨兮長生將姚貪夸而矼濁世兮何尚無績取覆翁從遊之素心

秦人洞 (秦人非苦涉險盡畏世之酷而不能處)

我揞我節兮洞深石齒々兮蘚鱗々我慹我節兮洞口萑蓧蟠兮山鬼嘯龕龍室兮陰窈叢薄兮相繆恭潛兮螢范蝬(稷)岩閟兮蚪蟉何厭世兮寬敞獨穴處兮夷猶苍不揆兮中悄(消)謂輕生兮謬悠羌酷贏之末

饕兮甬箕歛而頭會嶋葦素而機阬兮灰六籍而瞽
眛聾愽浪而不諧兮饒吏日詠而加害與其桎身於
五木兮九瀕危而奚悔思芳名兮秦人憐秦人兮匪
今若桃源之種桃兮奚意能長乎子孫

漢侯祠 漢祠非爲官爵盖思昔之德而不忍忘

浦有美兮江有蘋烏楂〻〻兮鷗馴踞香火兮山深尚
衣冠兮漢之人白馬盟兮牲刉衈珥河如帶兮山如
礪何璽未冊傳兮吳楚詰〻而逆噬曾不念輔車之
齒依兮蟲百足而奚斃死錯籌而僇兮主父襲而貴
定王分而侯兮節侯析而裔安冠履之天經兮剖井

邑之九地衍恭儉之賸馥兮融桑梓之遺惠蹇興廢之何常兮寧折旋蟻封而免炭國三葉而竟除兮獨廟食千齡而勿隊夸夫兮沾沾苟逐膻兮貪生溘泪沒兮埃壒孰貽馨兮千年神之留兮江沉沉神之往兮雲冥冥人之祠神兮豈貴王子侯之簪纓

馬王城

馬王非當應順盡衆世之亂而不知分

策余轡兮神州跋余望兮椒丘粲江湘兮兩戒矗雉堞兮荒陬問何王兮遺址粤馬氏兮相攸閑邅迴兮遐矚矖離堪輿兮悠悠繄文軌之一家兮嚋嚚吱皮而愊裂競摶強而騁鶩傲兮匪應順而理愜摲七咸切

猢猻吾躑躅於林藪兮潛蜿盤桓於湫穴時無聖明兮故大者王而小者竊嘅古今兮紛糾恣狙玃兮虎鬭淒積疮兮斜陽孰皇圖兮綿久城基兮蜿聯城草兮芊蒝主久易而名空存兮文焉用舐鼎而垂涎

牧萊脞語卷三

牧萊脞語卷四

封事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俌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甲戌擬應詔封事

臣聞天下勢而已矣國家駐蹕吴會且百餘年光景局趣氣象頽沓如跛奚蹣跚而不前也如土偶擁腫而不舉也如支離䟽會撮指天而不堪役也公卿百職事攢眉束手日倥偬不暇給抑將聽其自趨而止乎草茅經生知有今日久矣竊覩郡計階欲借方寸地指箸前籌爲　陛下抗論天下大勢而春官沮格

無階而前伏覩明詔俾各言當世急務上自朝廷下逮衡泌皆得以言今何如時丙枕焦勞亦嘗往來念慮間否耶凡國之自立也以勢而敵之窺人國也亦以勢勢無形也而亦有定也握之爲真爲壯制敵而不病於應敵失之爲曲爲老應敵而不閑於制敵故制敵者每欲乘人之隙應敵者殆莫能吾之資制敵者自居萬全之地應敵者特倖一時之功蓋客主之勢然也噫勢一也我不自握以爲主顧縱之失之則弛張進退且惟彼所命非特不足制人而日夕應之者亦幾勞矣宇宙大勢必有所屬一國自有一國之

勢一時自有一時之勢不屬此必屬之彼不屬中國必屬之外敵故均是世也獨相推而為之君均具耳目口鼻也獨相遜而為之臣凡屏息惴惕航海奉珍絕幕避地而烈烈不敢犯者皆勢也是勢也天地不能造鬼神不能謀而挺然自異者人也方勢之所歸軒豁盛壯屹然難干如雷轟霆裂摧山岳而倒渤澥雖強國勇士莫敢睥睨而側視及勢之所去消索齟齬黯無晶光如霜摧雪壓振槁木而拉腐卉三尺童子皆敢易而侮之凡言地險而可畏者曰形勢人威而可服者曰氣勢臣尊嚴而可忌者曰權勢是皆有

所憚者若此況國乎國家有素强而修强者有素强而遽弱者非勢也人也春秋之國亦多矣當時大勢初無定屬姑以齊鄭較之齊最强鄭最弱非二國自異也勢與否然也齊自小白管仲肯理營丘日為富强之謀三分其民盡東其畝而公與高子國子各將其兵天下大勢在齊雖環海瀕方五百里而糾合諸侯常雄制諸國而毋敢抗鄭與介晉楚二境間欲附晉則楚伐之欲附楚則晉伐之欵修擯之遠略事支㯝之淺謀民困於郛鄙之後財匱於豚屨之供而師士將危於清人之刺天下大勢不在鄭雖以行人幣帛

奔走不給幾不能以支大國勢在齊則齊制人勢不在鄭則鄭疲於應人故立國者果不可無勢也國不可以無勢凡砦然其光歸然其尊曠然其傲兀而難干精而仁義禮樂粗而紀綱法度未論也獨民也財也兵將也則勢所憑藉者也民不作則日怯懦而勢以孤財不用則日消耗而勢以枵兵與將不精則日彫弊而勢以萎薾搜剔因循掃除叢脞其裂也吾并之其頹也吾扶之其選愞也吾振起之有事制人無事不制於人何至今日攻某壁明日闖某堡羽檄晝馳郵鈴夜走弊弊焉應接不暇拂吾耳而駭吾心今

之敵窟穴淮堧投鞭江介敢於窺渡者非亢然若符堅之師佛狸之衆冒焉倉卒而謀我也用兵之道先觀大勢挾於我則我勝挾於敵則敵勝彼日夜窺吾勢也久亦覘吾所以制而應者何如也昔之攻蜀嘗一窺吾勢矣而鞭長不及馬腹聽其殘擾荏苒不前未嘗奮劉裕入關之威近之攻襄又嘗再窺吾勢矣而噬臍不肯復顧餫路纔通後兵莫繼未嘗祖周瑜攻樊之策通國上下恬若平時爲士者論安言計動談天人居官者抱子弄孫無復遠略農民工商又皆自謀其身之不暇 聖天子焦勞深苦甚欲圖百戰

百勝之舉而鼓之不起振之不立世方變藩閫户持刃相向而室中之人酣寢熟視曾不知禍之臨乎其身亦何心也昔鄧艾縋兵取蜀非劉禪庸材則百萬師可以坐縛曹操并兵江陵一當以周魯諸葛群豪則舳艫千里不煩一炬善謀國者為敵所窺而又以自窺固不可蹙縮如處女望而畏人者世有好議者自解曰彼地廣而強也我地狹而弱也夫彼之地廣非素廣也吾之地狹非素狹也皆積累之漸然也英雄豪傑之士不階尺地寸土崛起而爭天下者何限而其自立於不可犯者非智工也非術神也非素有

而預富也皆其卓然自立故也民日聚財日積兵日練而將日選本根盛而枝葉肥也腹心固而容色澤也自有此然雖千者故國之立也不以地之小大而以勢之強弱自昔地大者莫如周而小莫如秦當周之初東有齊西有秦北有燕趙南有吳楚皆吾姬賜履之封疆也其地非不廣也汝墳漢廣之民周之民也九貢九賦之財周之財也鄉遂之兵命卿大夫之將皆周之兵與將也東遷幾何時消耎若不勝衣陽樊不恤而民日離包茅不貢而財日耗世卿不選而兵將日怔怯故鄭伯中肩之横不克報也楚子問鼎

之奸不克郤也晉請隧秦請黼黻之僭不克拒也使者弔問聘盟奔走諸國應命不給周之勢去而地固不見其為大也秦之初牧岍渭之間東不得韓魏西不得羌蜀南不得荆楚北不得燕代溟涬然僅得百里而君之其地非不隘也自孝公以來日討國人而申儆之修戰具務耕織而長勤其民開阡陌積穀粟而長豐其財上勇功爵戰鬭而長磨勵其兵與將六國之師嘗合從叩關西向攻秦而秦開關延敵諸國奔敗不及支秦方且出師以乘其疲秦之勢存而地亦不見其為小也蓋嘗論周如萬金之家子孫承

襲務圖遊樂而不習積累之勤是以其家日趨於窮而難振秦如州郡之賈罷精貨販弊衣儉用而不避櫛沐之勞是以其力日趨於強而不可支若以今日較之竊計 陛下境土首聯荊揚尾接川峽而中限長江內之安全而繁富者方百餘郡外之創殘而羈縻者亦不下六十餘州以縱橫開方之法折而計之比於周盛時有其半而秦立國之初猶今三分有一者也嗟夫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陳雖小猶可為也僖公愿無立志詩人譏之 陛下一旦憤起整頓孰肯千里畏人淪胥以微者至於曰

民曰財曰兵將皆勢所資而不容踈鈌者臣請爲
陛下更僕籌之世言今之勢不能強者皆曰民不足
與有爲也夫以來蘇之後而與商以壺漿之迎而與
周當時人民非自天開地闢即爲臣僕也亦旋〻安
集而固結之者也國家守列聖仁厚之脉傳世江左
科役雖不免決無頭會箕歛苦於誅求之苛刑法雖
不除決無羅鉗吉網酷於大獄之燒饋餉雖不絕決
無三十石致一鍾痛哭於夫役之擾矧閭歲慶恩蠲
逋巳責足固農民之心科舉賓興別貢學校足淑儒
士之心土木之役不與關市之譏不征足安工商之

心是故宇下之民若子弟從父兄依〻不忍捨常恐
其國或猝然有故則赴之惟恐後因而用之則有田
一成有衆一旅可以祀夏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可以
沼吳臣謂　陛下欲強國之勢不病於民不足爲也
世言今之勢不能強者皆曰財不足與有濟也夫
以總結米粟不徼於五百里之外而九貢所入不過
充庭儀品十之一二固不可比於後世用度之浩繁
徵求之無藝也國家據有東南之地江淮漁鹽之息
其所自煑也吳越鼓鑄之金其所自擅也建溪漢鄂
茶荈之貢又其所自摘也有和買有折帛人不以捋

軸之空焉恨有和糴有招糴人不以新穀之糶爲怨
有月樁版帳有經總制上供有酒課市租民不以均
輸搉貸爲苦此外又有楮幣子母相權之術足以稗
大半之賦若無濫賜之費宮室之費左藏府庫所儲
浩、儘不乏取而用之則後元富庶武帝可以制匈
奴正觀殷實太宗可以俘突厥臣謂　陛下欲強國
之勢不病於財之不足爲也　世言今之勢不能自
強者莫不以爲兵不足戰而將不足恃也夫以北府
精兵勇捍無敵山西驍將精銳無前三代而下所以
鉏群雄空沙漠者固不專假是人、而後爲也國家之

兵將則又有可羨者自張韓劉岳屬兵閫士此制尤

术粘罕横潰不可支之衝所以激驕墮而振孱懦者

素矣大之督府以總其綱小之統制以列其目下之

偏裨將校以佐其任募屬聽其自辟金帛聽其自犒

機宜戰功聽其自行便宜未嘗不悉閫外之事付之

至於兵則有邊兵有屯駐兵足以扞牧圉於外有衛

兵有禁兵有弓手士兵足於制不軏於内閱以騎射

給以衣甲而又厚以妻子之俸是以沿邊雜戶皆有

敵王所愾封狼居胥之想因而用之則居巢周瑜可

以走操江東子弟可以破秦臣竊計　陛下欲強國

之勢不患兵不精而將不勇不足以有用也天下無
靡然常弱之國亦無頓然自強之勢強不自強而強
之成有自弱不自弱而弱之成有漸所以區畫而運
量者特在　陛下一念間故民欲其聚則荊吳生聚
之久可激昂而動盪也財欲其豐則山林川澤之產
可抽那而支吾也兵與將欲其精則尺籍養給之素
黃金橫帶之寵可鞭辟而賈勇也　陛下常念及此
勢力稍完分沿邊為五大鎮以其二當襄漢以其二
出淮蜀淮蜀之偏師既出襄樊之重圍自解左執鞭
弭右屬櫜鞬周旋宛洛為漢之絕漠唐之蹀血亦勢

內事若亂而不立則絲棼百結以觿解之難矣且

陛下自以今之勢較之祖宗何如也祖宗時北不得燕冀則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關中不可都不得已建都汴梁無山河之險無金湯之勝所恃者以河朔之衆為扞蔽以江淮之漕為命脉而又解藩鎮之權以任將精召募之格以練兵而為門戶藩籬南征北伐無不如意有天下幾二百年此折微弱而為盛強者也不幸一斷削於熙豐又不幸再破壞於紹聖大不幸潰爛於崇寧大觀而國幾不能以自植尚賴祖宗之靈天地之福獲有東南半壁傳世相承

今何如時未甚不可爲也一轉移之雖爲藝祖之征
進不難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夫天下大勢
苟出於天之所定則不可以力而致惟出於人之所
遭則皆可以勉而求祖宗移勢之弱而制人今日安
勢之弱而應人甚爲執事者不取也廟堂密勿閒惟
籌機速房者其於大勢熟矣臣愚尤以當自立者蓋
陛下即位于今十年古今爲治期年而變三年而
立五年而成今境土之蹙歲逼一歲運掉之難日盛
一日慕燕之焚釜魚之遊若賈誼厝火積薪而未燃
者今燃矣及今不自立它日雖欲北面臣妾亦不可

得也如臣之策三代忠厚之意固不可改而漢宣綜核之術亦不可遽指爲刻薄孔孟仁義之談固不可少而齊秦富强之術亦不可鄙爲功利固境内之民實府庫之財擇三邊之將而各練其兵不以虚文廢不以權奸掩如諸葛亮擧區區之蜀當强魏今年出雲中明年出五丈原使曹魏支吾之不暇而蜀亦有以自立可取則取可攻則攻吾國之勢常在敵人之上天下未有不可爲也干冒威嚴不勝戰慄之至

牧萊脞語卷五

書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備述
門人李　懋宣　楊廷輯

上提刑侍郎文山先生書 天祥

某少從耆儒先哲求束身扶世之策於書無不涉獵求之經而璞玉隱沙汪汪乎其難披也求之史而魚鮭彌澤浩浩乎其難得也求之諸子百氏而柤梨橘柚皆可於口又淆焉而莫之擇也窮年矻矻蟫蠹其間如靈光之殿杙梁楣楹一不可闕而竟未悟揮斤之訣及質之伊洛先正廼曰學者莫將第一等事遜

與別人夫所謂第一者何謂也謂功名耶衮裳赤舄端坐廟堂之上噓枯如春刈奸如秋不動聲色而變化於雨暘寒燠之間以此爲第一可也謂科目耶則戰棘圍之秋風分桂殿之明月一言寤主褎然舉首直卧餘子於百尺樓下以此爲第一可也謂文章耶則筆躒奎躔聲振風雷鼻鶴霄鳴松露秋滴片辭隻字流落人間世直欲妾婦莊騷奴僕𨚫枚蘇然自成一家以此爲第一亦可也及夷而考之由漢晉迄隋唐諸公貴人染指利禄之鼎掉鞅文墨之場彪彪炳炳落落磊磊非不如市南宜僚之弄丸公孫大娘之

舞劍艷耳目而嚇愚聾曾未幾何往往散為淒氛噓
為游塵直不過閒牕之野馬破牖之飛蠅草根叢
之啼螢而又何羨乎且以帝馳皇驟之宇智作巧迷
之宙俛仰三千年間貿貿焉生世或居吾前或接吾
後項領蓋相望而惟聖賢獨傳豈聖賢別有奇術哉
其器識超邁其意度宏闊其材具魁礨而博碩凡所
以卓然名世蓋有不依形而立不倚勢而存殆未易
與俗人言也故天下無亙古不弊之物而有亙古不
弊之聖賢聖賢在世退若拙朴若拘慊若無所能而
大如元氣屹如天柱壯重如高山喬嶽靠實如菽粟

水火放之則瀰崑崙包磅礴不知其爲博斂之則入纖芥閱塵埃不知其爲微穿天心摩月窟騎箕尾而駕風霆不知其神也磐嵩華排淮泗決泉壤而泝八埏不知其壯也故其私諸身也則冠珮容與璜璠鏗鎗行采薺而中陔夏也其淑諸人也則鐘虡聲撞金石扣應擊蒙惛而撤豐蔀也其施諸天下也則錯陽綜陰彌天位地爲生民立極而爲萬世開太平也槃槃乎其根而煒煒乎其華也愔愔乎其裏而渢渢乎其表也申韓以刑名鳴也不戰而自勝老莊以虛無鳴也不攻而自破公孫龍鄒衍以堅白異同鳴也不

辯而自然施之當時當時被其澤傳之萬世萬世蒙其休由今仰視軒輊世人談笑而麾之幾天人然委巷士平居遊談襃譏斷斷曰聖曰賢而何所行不然也學淪於汙見流於陋心術之病而言論之舛也操履之雜而施行之謬也好修刻者謂鉤距爲循慈好誕幻者謂捨身爲猶錮好辯博者謂荒唐汗漫爲循訥深衣韋帶闊步徐趨平視世間齷齪卑渫之徒圜拱而跪旨之至若充拓襟期擔當宇宙出乎類拔乎萃爲第一流人物蓋優鉢曇花遂哉閱兮未易僂指一二數也先生抱命世之脩能韞揩古之實學年未弱

冠持寸管褒然首發庭選不十數年持從橐擁旗旄
駸駸挈八荒而蘇雨之竭來持斧廉察湖湘士於先
生孰不曰文章曰科第曰功名皆海內第一而先生
此心其以第一自負者則區區蠡測管窺固知尚有
在也士之名世自有立身之大節其黼黻皇猷爲歐
周其砥柱橫波爲胡楊文山文水數千百年淑氣鍾
在先生一身聖賢事業盡饒爲之先生雖欲少貶使
海內言在次二雖三尺童亦未敢雌黃其側也其生
也後先生十六年繇好學以來即以第一等事相期
蓋嘗稽之羲黃堯舜以端其質參之孔孟顏曾以粹

其體充之周程朱張以翼其翅雖然羲黃堯舜游乎聖者也孔孟顏曾身乎聖者也周程朱張希乎聖者也游乎聖者難言身乎聖者難窺希乎聖者難詣泠然列禦寇御風七日復返斟酌深劑量熟直欲求海內第一流人物交之豪氣鞅鞅浩不能平回遡下風眞如神龍噓氣夭矯九霄之上可望不可即今夏先生聳四方士試之列之激賞賜之品題將爲一鶚橫秋之勸而某區區綴葺語言擢居牓右青萍溝中之斷宮商爨下之桐平居盱衡擊筑慷慨悲歌貿襟所期雖不以此爲第一而此其兆矣夫凡士之立志不

患其過高而常患其過卑過高者尚可約以聖賢之事過卑者終難習以聖賢之歸先生令倡之於前某雖不肖勉焉若駑馬蹀躞以求附於騏驥後固夙昔之願也非以茲試第一沾沾自滿也惟先生辱教之幸甚

代與肯齋李帥書

某受知左右差深伏閱邸報肅奉　明綸起諸流落閑廢之餘錫以閫鉞專征之事甚盛甚休居今之世羽檄逢午積薪欲然冠蓋士斷斷然掉三寸舌曰不可爲不可爲嗟夫若袖手熟視而觀之是誠不可爲

也其間有慷慨激烈起而爲之如鑴解結如鋸斷根雖後來之成敗利鈍不可知而亦未見其眞不可爲者天下之變愈激而後材以見故毛髮絲粟之材不撞則不鳴不繰則不緒使事而皆易爲也是無需於材也人主何庸急於求之哉世有操舟與弈者江濤漾渺風浪冥瀰魚龍騰驤蛟鰐垂涎一葉之舟溺焉而善操者或悠然以濟紋楸界畫晴雹飛布羣圍烽聚孤壘幅窘一着之棊罔焉而善弈者或翛然以活彼非有幸有不幸也夙之異故也昔之善謀人國者不患變之日滋而患無策以制變不慮事之難圖而

慮吾不能以處事伏策而謁捫蝨而談所謂豪傑之士紛如蝟毛起者往〻不出於承平無事之餘而常出於紛爭擾亂之日故世有紛爭而擾亂者非世之福也而豪傑之士多由是以出升陑之舉然後見莘野之所負牧野之誓然後見渭川之所蘊蓄也而飾之陂也而傾之欹側也而扶植之狃以難而深其智警以危而增其思多為之圖曲為之慮日夕完補其敗缺而鋤剗其強梗者蓋未嘗以難自沮直付之不可為者也使世無陑之升也牧之誓也伊望亦漠其無聞也今夫天下不幸而有難為者乃士所借以自

見者也吾於晉唐而下得三人焉蓋有以一身而倡天下之義者咸和之晉綴旒江左弱不自振蘇峻擁兵歷陽突入臺城御至尊於掌股之上跋扈幾不可制人情洶々曾無窺馬足而先應者太眞首以潯陽孤軍入援結庾亮糾陶侃灑泣登舟敵王所愾旌旗七百餘里鉦鼓聲震遠近卒致吴興守虞潭吴國內史蔡謨義興守顧衆皆以兵應破石頭馘蘇峻而翼晉帝於阽危之中易若反掌吾得之溫嶠亦有以一夫而抗天下之全者曹操擁北方百萬之強挾天子令諸侯孫權據江東國險而民附而孔明董々輔一

劉豫州乃欲以爭衡而抗鋒方其妻孥道避當陽長阪間幾不能自立至乘單舸結周瑜水陸並進卒敗操於赤壁牽補架漏能以國自立於蜀者十有餘年此吾得之諸葛亮又有以一壘而居天下之衝者祿山自漁陽而來鼙鼓動地破長安攻平原河北二十四郡摧枯拉朽奔附恐後曾無一介之士爲唐家守城邑者獨張睢陽以孤壘彈丸屹立其間浚池隍增城陴誓死勿叛卒至蔽遮江淮賊兵不敢越境而南異時巡雖力竭不能自全而其撐柱犄角有功中興者甚鉅此吾得之張巡雖然溫嶠與亮幸而事成者

也張巡不幸而事不克成者也之三子者當其慷慨奮身孤立事變間操一戈挾一矢冒鋒而馳橫槊而賦非不知運數之相乘也而援之惟恐其不亟又非不知事力之難支也或忘身而不顧者何也受若傭必力若役一念忠愛之天凡世間難爲之事皆臣子所當爲後來成敗利鈍不可先入乎其心者也故寧爲之而欲成毋寧以不成而自盡寧作而必就毋寧以不就而自墮竭力以經之盡瘁以圖之彼之變未已而吾之力或困如是則死繼之矣此三子之心然也明公當大任捍大艱抱溫嶠之忠負諸葛之材而

又激張巡之志熊湘千里何事不可為世之議公者莫不曰已墮之甑不必顧將傾之廈不易支此未可以輕為也而某之所以報知遇於明公者則不敢以世俗相待也受命之初此為何時正高崇文卯詔辰行之時也正霍去病何以家為之時也正申包胥不食哭秦庭之時也某所幾兵某庫幾財某廒幾粟左聯吳會右挾南粵收拾荊楚之奇材東向以援天府事成則為嶠為孔明不成則為巡上可報累朝顧遇之恩下可副三湘倚望之志昔少康以一成之田與夏光武以一郡之兵興漢今熊湘數郡馬氏遺基猶

在蓋有壯且饒於此者而庸可以難自沮直以卋事不可為籍口明公若勇於為某雖書生亦當屬櫜鞬掉馬箠以從鞭影惟明公圖之

與衡陽鄒府教子直書

聞之士之得於天者異則其自修不可苟工之斵輪憑而為軾推而為轍揔機而為錧轄非不能運斤成風而規矩尺寸非受成於輪扁或枙而不可行士之習射弋竹以為簳鍛金以為鏃翦翎截毛以為筈叉非不能飲石沒羽而旋轉決射非北面於后羿雖力而不中是以業一技者端其範靳靳一術者兼其軌作

必有則述必有宗步趨必有準繩皆師也矧士欲自修而倀倀然無師耶故世言師曰蜀犬吠日越犬吠雪吠所怪也師非咄咄怪事而可若蜀之日越之雪哉士修於身將用於天子之庭春風莘野之耕而升陑之規模已定夜月磻溪之釣而牧野之體段已成淑其所趨者翼其所行者也砥其所操者儲其所施者也磨礱其所習者發泄其所蘊者也天賦於我者何如而可索居無師以自誤其終身世亦有擔簦躡笈千里以相從者非病狂且矯也士而無師士之所甚懼也雖然師一也經師易遇人師難得經師云者

章句訓詁之末也佔畢傳誦之流也耳聞目剽竊其糠覈飽其土苴即足自鳴於世者也至於所謂人師者果獨可聞以耳剽以目而囂囂自滿哉吾甚悲今之士所謂師者惘如也學詩者以轅固韓嬰毛公爲師學書者以伏勝歐陽生大小夏侯爲師學易者以田何施孟梁丘爲師以至春秋之丘明公穀儀禮之后蒼大小戴高堂生周禮之劉歆杜子春家傳科斗口誦淹中收秦燼之殘膏賸馥之脫爲釋爲注爲繁露或會議白虎或論難石渠凡經表章而來一脈綿延碩果不食直授鄉魯爲單傳殘膏賸馥沾丐來今

流布人間世為不刋之書皆經師也至人師則曠千百世不一見歷千萬人不一遇端委廟堂之上而萬彙被其澤從容燕居之間而萬世挹其風載之墳鏤之六經雅行峻方皜皜乎其霜雪也醇規懿矩皓乎其日星也厚德重望表表乎其泰山喬嶽也凡世之人有心膺體胖一句終身未能行忠恕二字平生用不盡五年方成一箇信七年方成一箇誠回視聖賢在千古上如天人然終不能窺其彷彿而況欲溟涬俎豆之嗚呼人師難得未易以經師例論然也嘗竊怪魯泗鄒嶧之間由之果求之藝師之達執其

一偏一節世無孔子亦當不在弟子之列獨北面執鞭於杏壇間身沒之後廬墓而不忍釋萬章之問難公孫丑之辯博亦自足以名世而函丈之侍獨且甘心蓋孔孟者吾所謂人師而世不可一日無也故使今之士而遇孔孟未必不輕焉慢焉且訕訾焉而況肯若游夏公孫萬章哉後之人才所以不及古者其弊往往坐此國家受五季之荒追三代之學獨於師席加意京師有學州縣有學而又有書院有精舍竟擇師儒之賢舍俎豆秩如大祫禮如弦誦達乎四境日有課月有試三年有大比厚之功名以誘其機

廩之穀粟以養其身俾坐如儀行如銘步趨如準繩於聖賢書蓋眼之而不置手之而不釋也石鼓舊介四書院之列師席藹然　聖天子舉而畀之先生先生亦思之否以經師言則朝夕之講貫可稽也春秋之孜課可窺也楷模之託捨先生其奚屬至於人師則先生何獨隱乎爾也其生十歲而嗜學十六而績文擷弄雲漢之機杼飣餖俎豆之相犁元夫格人乘爲鑒別潛闢浪試首冠計偕東南經師巨擘多所造請獨於人師尚如重淵明珠崑山片琰求窺一斑而不可常得嗟夫墮髻啼眉弄姿康衢終不足以語毛

嫱之靚麗木偶者流衣被文繡及較之王謝家子弟殊鈌風流之氣象士之無所師者亦猶是也故高若師莊老辨者師蘇張勇者師賁育發軔一差燕粵杳隔此楊之泣岐墨之悲絲往往懼其終身不復合也故因東上春官假道晉謁於經師之外求其所謂人師者則願與左右商之故嘗謂事必求而後得藝必擇而後精是以於師道至至求而後止如或有彈遺調於五絃之軫鑑古音於九龍之篋而卓然以師名世者尚當袖瓣香以往

上按察秋山余先生書 然

竊惟世道之相乘者有其會世會之相維者有其寄鴻靈幽紛鈞播沕穆闗兮汪洋翕兮微茫上下四千年間窪者竊者激者静者乍平乍傾随伏随起如風水相盪乎大澤之陂而靡所定止幾天乎雖然事變之來天所不容私而扶持之人天亦不能愁故其間有一事變必有一人材天不能使世之不爲春秋乃爲世而生孔子天不能使世之不爲戰國而能爲世而生孟子天所以爲世道計者固有所寄焉者也凡物苟至於不免而用之者天必有所寄步也而寄於車涉也而寄於舟養也而寄於菽粟病也而寄於參

苓芝朮以至寄卜以龜寄載以馬寄耕以牛寄晨以
雞寄祥瑞以麒麟鳳凰皆寄於物者然也而況宇宙
若是其廣也日月若是其明也山岳川澤若是其厚
且深也而可無人以寄之乎天生君子也煩之以劇
而試其才狃之以艱而深其智投之以憂患而玉其
成其力量堅凝其意度宏遠是非私君子也蓋私世
道之會者也天柱折地維缺而斷鰲以立黃河傾瓠
子决而負薪以填聚日益生材日益蕃變日益滋賢
日益盛天所以寄之者豈輕且淺哉古今無久而不
變之世而有極則必變之人元會運世之相根也春

秋冬夏之相倚也皇王帝霸之相乘也世不能常無事也則亦不能常無變使果趍而不返也往而不復也則由古幾何時當塗茂其衣冠冕蛾其人民何尚如今所觀哉故物極則變變極則通當其會者曠數百年不一遇而當其寄者亦曠數百年不一人渾淪初剖人文熙皞天固不能逆知有洪水之變也而天生神禹山欑泥橇捽草爬木鑿龍門而注之海俾一世受降丘宅土之福玉帛塗山萃祀四百天亦不能逆知有升陑之變也而天生伊摯躬耕莘野幡然應聘直以胷中所樂堯舜之道輔其君俾一世免乎日

曷喪之憂孟津一舉歸馬華山天又不能逆知有三監之變也而天生姬旦演易制禮膺戎狄懲荊舒驅犀象取龍蛇而放之菹俾一世覩衣冠禮樂之盛無陂不平無剝不復無險難不夷有變者有變〻者當其變也如晴霄麗日而迅雷駭雹倏裂石而破柱也如明堂大廈崢嶸突兀忽傾以圮也如平湖澄川風濤驟驚而蛟鼉魚鱉變怪雜出而可駭可愕也若是者天亦無所容力其間者也及至於人之變其變則風雨之過也而復霽廈屋之崩也而復支波濤之喧也而復澄天之所寄以人者似不無私焉孟子曰五

百年必有名世者出夫名世云者即世會之所寄者也故於其會也最可觀世變於其變也最可觀人材今之時何如時也其升降之機乎其往來之交乎其忠質文之樞乎吾不知天之於世其有寄焉否也某日夜籌此熟矣惟是抱負耿耿不獲自騁猿狙之與羣麋豕之與伍其操觚䘮顙既不生身蘇黄之世放浪赤壁游戲江湖時出奇語以驚動千古之士其執經問難又不生身朱張之世户外屨二金石聲撞探賾窦妙以扶扶聖賢之秘至其横槊發筆彎弓挾矢又不及生身張韓劉岳之世决勝千里旨蔡京觀炳

炳然圖形凌煙閣上爲磊磊落落之人紬身山林位不足以紓其志勢不足以充其澤起視光景眇眇愁于乾坤非不廣大而人但覺其跼蹐日月非不昭明而人但恨其黯曖端居之暇蓋竊斧袞於史筆之森嚴陽秋於月旦之評嘗痛哭流涕於策書之慷慨日夕矯首而望於天曰登月觀之基而活着支秋風之屋而崇露豈無默默然然當此寄者而明公以正元之朝士撫百六之冥會攬轡湖湘以文墨飾法律以仁義鋤強梗吏貪解綬民困增禱開者按臨吾邦興崇學校名雖在輕如意在手既而揆之於心曰天毋乃以

明公寄世變者乎徐而窺之則志欲伸而輒撓道欲行而輒阨或掣肘於尞寀或忤旨於權豪幾若鋸齒齟齬而不合吾又不知天之所以寄之者何如也夫天之於人其生於前者未必不佑於後聖賢之心視其變而聽之者曰順天窺其變而圖之者曰畏天順天者全所寄者也畏天者稱所寄者也天之所寄者謂何而可自負耶故變有難易而道無難易變有逆順而道無逆順委曲而通之堅忍而需之勿倦勿沮世道其少瘳乎愚不敢妄喙敢以世道之所寄者與明公商之不審明公以為何如

謝李谷峯書　珙

側聞士非遇知之難而所以受知者之不易蒼林之崖荒江之濱産琅玕之閟寶操孤桐之雅韻犖々煢煢錚々隱々不與碔砆鄭衛伍苟具耳目者皆灑然異之謂之不知不可也而為工若師或非卞和鍾期者流則雖垂棘夜光雲門咸韺橫陳道左終不足以收名定價的然名世何也所知者非遇乎所當知者也故士不患不遇知於當世而患不遇知於君子凡翔而後進擇而後合其所以不肯自輕其身者非矯且傲也榮於今者或辱於後而一時之達者未必不

貽他日之憂宇宙間抱膝草廬班荊衡泌扣角而歌
捫蝨而談負笈荷篠而隱韞藏魁奇儻不得王公大
人提携湔洗遂為抱葉之蟬飲泉之蚓影沉踪匿湮
没無聞者何限至巧且謟者則妝兆範之書遍禰衡
之刺眩鬻瑰磊奔走當世以求拔拭拔擢脊脊不憐
煩其或當路者過而盼之則攸附驥尾千里風雲起
於跬步不至珠玉無因而按劍者非不可詫當今艷
後來也而自春秋責備者評之則以託根私門之桃
李斂翼權貴之罝羅為媚為奸為屈節世之人且訕
且嘲且唾罵終其身竟不得俎豆聖賢君子之列是

知之者適以誤之也彼士所以不肯輕於一受知者

而豈徒然哉漢唐而下韻人秀士奮身泥淖之中拔

擢青霄之上者不少就其間每以受知之得其人與

否為斯人終身是非善惡之決賈誼洛陽年少而河

南守吳公聞其材華論薦諸朝令讀治安一策如景

星鳳凰之爭覩歐陽詹閩嶺秀士而觀察常袞薦拔

與為賓主禮後來舉進士號稱龍虎榜若誼若詹受

知於吳公常袞者宜也君子不謂誣也相如子虛一

賦神奇譎詭非不壯麗何廼託狗監楊得意以見馬

周封事慷慨磊落非不忼直何乃階中郎將常何以

進若相如若周受知於楊得意常何者誤也君子不謂宜也所貴於士者保身如珪璧而不輕琢於拙工之手護名如絃鑾而不妄鼓於市門之徒蓋遇於非所知者不若不見知之為幸也先聖有言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夫欲人知我而必先欲知其人何也蓋人有不知知則彼之賢否不可測吾受知於彼者亦與有愧焉故也且唐之言真元文士巨擘者亟啞然曰韓柳韓不受知於皇甫鎛李逢吉柳乃受知於王伾叔文一時嗜進者孰不羨柳而惜韓萬世而下韓不失為剛直之士柳乃負趨競之名士固不可

輕爲人所知也昔者孔孟之心未嘗不仕也當時之人亦豈無冀之而仕者使蹤且輕者處之必急於求而孔子轍環天下寧忍其身之窮不肯受知於癰疽瘠環孟氏游說諸侯寧抱其道之否不肯受知於臧倉王驩噫癰疽臧倉輩之知非不可羨也而終不肯俛焉下之孔孟之心固自有見焉者也士學孔孟之學也袖手丘樊必擇端人元夫而後引脰求伸者非拙也亢也固亦心孔孟之心也如界者少也以學問自勉而未闖其藩長也以功名自許而未濟其岸間以文鳴東南宿老耆儒或欲吹送青雲之上所遭非

人亦未肯俛首出胯下若徵福木居士者更華幾何時受知亦不少嘗見知於秋山余公又見知於孔公迄今爲縮往并不一前者蓋以所知猶未定也切聞先生以中州文獻之故家領湖湘廉訪之重寄狷剛公介凛凛戢貪清如河冰之凝肅如秋霜之嚴明直如清廟朱絃之疏越其治行爲吳公其名譽爲常袞蓋當世端人元夫者也攬轡之暇勉勵學校葺宮牆而補其刓精權衡而剔其僞嚴課試又度而蒐其眞且實其乃持薄技鼓布鼓於雷門先生不彼拔諸論秀之上且稱道所業不置口私心不覺折服其非斬

斬焉自喜也公正如先生道德如先生而忽蒙齒牽之一眄故一受知不足喜而得所以受知者眞可喜也今日所知蓋如誼如詹受知於吳公嘗褒者也而非若馬周相如輩也持是而號於天下曰知己曰知己則君子亦竊譏之用裁書爲所知謝惟惠教之甚幸

與府尉王静得書

某委跡巷苔默窺天下士有映雪虞詹照螢破壁糅經歷傳循行數墨蝸鐫蟫蠹於殘編斷簡中日記數萬言吃吃窮年椳不輟誦者問之則曰吾欲尚友古人者也又有負笈鱣堂躧履龍門訪陳農之異書詢

子雲之奇字舍者爭席煬者爭竈百舍重趼坐春立雪屑々不憚煩者問之則曰我欲取友今世者也放之於初皆切怪之二子者何居既而反觀之身白圭之玷而無與磨也鏌鎁之鈍而無與淬也鏡奩之昏而無與拭也然後知士處古今之會果不可無友也義理無窮古今無盡是以求友亦無限嘗試仰而觀數千百載之上伊規旦榘森嚴在前莊録騷經珠玉在側彪炳浩浙由今睨之若天人然皆欲爭先覩之為快故世之士猶舐淮南之鼎者皆可仙飛得宋人不龜手之藥者皆可封侯古之人古之人其可友者何

若是也俯而觀千百載之後程書朱傳炳炳粹言柳骨韓筋烈烈硬語渾浩磅礴當時視之直望塵雅拜欲執鞭而不可得是以責沈之文道泗之譽班荊促席倒屣論心偶不獲見則終身抱恨而不滿今之人今之人又何其可友也嗚呼友古者以言友今者以神友古者聞而知友今者見而知抑孰知古人不獲友今人不能友而至有交臂失之者乎且以古今之最可友者孔孟也孔子之道尊如日月孟子之功大於洪水自南面而下及於閭里之士孰不北面跪拜於其側千古在前萬古在後皆爭欲友而不可得者

而當時陽虎之畏沮溺之嘲何其不知友吾孔子也臧倉之嬖王驩之餡何其不知友吾孟子也夫以後世欲友而不可得而當世之人乃不能友之孔孟固無憾也而人之有辟於陽虎臧倉王驩者固深也而友之不可無者其端使然哉其之求友亦非一端矣髮未弁時父師規以六經子史百氏之書研覈句讀鉤探玄微即當羨古人爲當友少長携所業售知於當時聞人莊士如古心文山諸老一見稱歎延之階地亦幸今人有可友靈脩數化㜸改舟移擊碎歌壺騠心千里僻居諓闔不敢妄嘗前脩彫落海內豈無可

友之門側聞　静得先生壯年從學廬陵有志古道
於巽齋諸前輩則師之於須溪中齋諸公則友之摘
髭一第種菊籬東即有學道東魯之想曾不朶頤羊
鼎効夸毗子邯鄲之步其道德可範也其文章可敬
也人豈直友之哉若某儕南雲之一片則同鄉也聯
家兄之一榜則同年也托二同之契而顛倒户役出
門有礙竟不得擺户外之褸二幾人乎中間聞有入
湘雅興嘗拂漁磯洗茶甌呼北山之靈而告之曰静
翁盍歸來乎既而不果行也櫟洲不鄙乃持牧菜之
葉而塵滓峻清某曰此非所以求友也櫟洲若持去

某遂蹶然起曰古人不可得而友得友今人斯可已今人不可得而友得借斯文亦可已若此編一傳金篦刮膜獲聞一言以自警繩其謬而藥其狂或因是以無愧於古先達人而亦可畧窺當世之士則雖未友猶友也欅洲點頭以爲然遂拜乂書左右而并寓於古今求友之説惟辱教之幸甚

牧萊脞語卷五

牧萊脞語卷六

記

雲山古迂陳　仁子　同備述

門人李　懋宣　揚廷輯

清溪巖石鐘鼓記

茶陵山水與祝融相伯仲絶江而北半舍平畦廣隧嶄然數青峯出雲外者清溪也遡清溪帶流而上涉長途經青臺古剎一籔呀然懸崖嶇者虛岩也崗嶺重複篠蕩蔽虧洞口靚深吞雲歛霧問詢故老相傳指爲蛟螭遁藏之湫戊寅春避地岩近暇日篝燈緼火呼樵青六七輩偃身徑入始窪而隘漸紆而幽中

乃房櫳闥榻逝逶寥窈有拔地峭出如頓鼓者有飛
懸崩空如縈鐘者鋪鏤文彩儼若良匠琢削非金革非
非石非木考之砰然各以其聲應奇哉石乎鏗鍧鞺
鞳虞廷九奏之音噫其久不作蓬萊宮矣使今季札
有耳亦將灑然異之也凡物寓宇宙間以奇名者必
以奇禍玄圃之琨琰朱提之白金溟海之珊瑚瓊樹
皆奇物也達者貪窮者羡貪與羡之心生而禍日益
滋石非尤物比也而偶以奇自名亦以奇自禍奇章
平泉翁數子最嗜石窮幽抉深舟漕轂運以供眼界
奇觀身死之後諸公貴人不奪不饜淒爲游氣荒葦

禍府怨媒至以禍其家陳帝封三品裕陵築艮嶽世間瑰奇萬牛挽之不前悉畀致花中憸夫壬人伺嘁搖毒借名起綱運為生靈源源無窮之禍而社稷隨之至以禍其國天之生物也一氣磅礴於宇宙間隨象賦形峙者為山峯者為石皆物物自造庸詎知流委溢觴直為天下尤物石禍人耶人禍石耶今之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者不少琴瑟書冊彝鼎款識凡可喜可翫可以娛目之物皆為當路惜以威壓以勢搜剔澌盡使是石幸而迹銷景滅全年泉壤隱然與豐山之鐘岐陽之鼓並存人間世真為山中

一段奇觀抑未知是石終得以閟其奇否也山靈有知煩爲呵護勿孳勿考慎毋以奇名世亦毋以奇禍世時戊寅三月朔日里人前進士陳仁子遊此併記

梅友堂記

梅友堂者古迂子爲梅取友之所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物惟有所比也故亦有友蜂與蝶爲友變與蚿爲友蛟龍與魚鱉爲友方類聚物羣分者然也況草木吾臭味者歟余自丙子更革越明年秋先廬兵燼又越明年春昉市族叔祖故居脩葺鋤薙薙支風雨鑿牖其東以爲齋貴士其西以爲臺不植別卉獨異

先世老梅一本祓濯靈根封拳土國之已而月影穿雲霜花印指襆被隱几栩栩華胥若有人兮雪骨冰肌縞衣練悅翩翩來前曰吾南昌之仙尉也君不翦而置之江南嶺延之上座域以輿臺恩在吾心死在吾子孫也天風淅瀝環嶺旁皇照影自憐疇可為林下刎頸交者君盍念之予謂曰子奚患無交沙清水淺日暮歲寒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有翠節蕭森亭亭淨植映虛簷而侵書帙者非子之友乎曰是孤竹國之民也離世獨立其流也孤恐渠不易與吾友也又有碧髮鬅鬙蒼蒼偃蹇撼風雨而影龍蛇者非子之

友乎曰是秦大夫之輩也祇鼎爵祿其流也汙吾亦不屑與渠爲友也余游思其友不獲乃諗之曰子識栢皇氏之胄乎呴嚅雨露傲睨風霜黛色參天皴皮溜雨可以登荊貢可以斷魯宮可以掩映諸葛武侯之祠其節槩比孤竹君而不孤其氣味比秦大夫而不汙若三聘是翁與子締金蘭之契膠漆之朋子無怏於渠渠亦無嫌於子子意何如仙乃掀髯抵掌曰是畏友也吾夙願納交幾交一臂失之若弄印無以易羌矣須臾夢醒東方半明翠羽噍嘈剌剌樹間則老梅獨立凍皴背矣辭若竹退若松搜訪籬落物色

雙栢夾植左右儼然二豪之侍側撫亦欣々有德色矣仍歃血而盟曰我毋欺爾毋我醜生同行藏死同榮枯願爲三生莫逆之交而毋如鄙生之賣友時

庚辰春正月古迂翁記

迂樂園記

人各有所樂伯牙以琴右軍以書米元章以石皆樂也惟物亦然蛙樂乎沼蟻樂乎垤魚樂乎江湖禽樂乎山林聖賢之適其天也亦然顏簞瓢而樂孔曲肱而樂莊生觀儵而樂而予將奚樂戊寅得叔祖舊隱放浪林谷間越六禩癸未秋再市鄰弟居爲小圃

碞石穿圭門曲巷翠徑四序佳卉檻致遠方無難色
隔墻鄰義井剡筒引流溉〻灌花根且沼其窪者蒔
若蒲若荇又倚其陰者卓若亭若臺日劬書倦必一
到〻則携賓侶吟嘯花側席茵枕石世氛野馬悉麾
翁外視世間睢盱之樂萬金不肯易間再拜乞名於
叔父山泉翁〻書迂樂二字畀之予謝曰今非迂叟
獨樂時也子奚弊〻焉以陶鑄天下為事溟涬然第
之哉叔父曰吾語爾凡人相與必曰樂〻有古有不
古〻可樂不古不樂也效西施之顰者志其醜學邯
鄲之步者志其銚昔周茂叔教人以尋顏子所樂子

曷不尋迂叟所樂者乎聖賢所樂如穴地及泉脉〻相貫登山臨水車屐良苦豈直荒志遊賞間哉仁者山智者水固各有所寄焉者也迂叟之樂何樂也未易與俗子言也獨樂之樂其寄也異時熙寧初荊舒之黨設新法籠天下利幾斷國家命脉公是時顰眉行窩不暇一援手龍卧洛濱駒隱丘園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此亦一迂叟一旦相天子撫中國悉取熙豐一切不堪之政解弦而更張之海內忻〻如在春風披拂中遼人至戒邊吏勿生事此亦一迂叟以人觀公〻之樂誠自樂也以公觀公〻非獨自樂也

平生相天下手段歷々寓在獨樂園間凡擢用程蘇劉范諸君子即愛花種竹氣象也屏除惠卿子厚流竄嶺徼即薙蕭刪蘿氣象也罷鹽鐵青苗保甲保馬如器將欹不動聲色起而正之即吟風弄月汲泉灌渠閑雅氣象也公之樂蓋以天下而不在乎山水園林也世人抗論橐駝種樹之翁東門賣瓜之侯例以公俎豆其間是直以小人之腹量公者今天下可爲迂叟勉者尚多樂而必迂叟者誇也樂而不迂叟者汙也不誇不汙而惟迂叟之步趨似與不似吾不得而知也吾將日課予矣陸羽味水淵明琴無絃是當

以遊乎方之外求之而安用語人哉小子識之遂再
拜劂所誨之語於壁且以自勗云時甲申三月朔園
主古迂陳洙記

石菖蒲記

石菖蒲佳卉也雅而不泚介而不汙蕭森而不棘好
之者蓋不若知之者灌圃之隟嘗冥搜巖穴奇石或
阜削而竇者或磊落而窪者濯去泥土刻其中鋶數
十本雜貯以尨斛石盆朝夕課樵青汲生水活之翠
苗裊煙綠春森緻蒼然書牖吟几間可愛可慕亏豈
徒好之者哉蓋立身風節隱然參到古聖賢者四末

易與俗人言也以物觀物則物無非物以道觀物則物無非道竹為夷之節菊為陶之隱蓮為茂叔之君子物非徒物也是草也蟬蛻泥淤抗立清漪靈均之發濁獨清也退居寂淡以清泉白石為莵裘游岩之泉石膏肓也養植之法春不雨夏不日秋不露冬不霜雪康節翁之時有四不出者也至於遠弃脂污日須清水方暢茂則又成湯之日〻新又日新者也謂物為物何我非物謂物為道何物非我前三者賢之事後一者聖之事參到聖賢地位將耐寒苦甘澹泊葉纖而長色臞而光曄然獨立傲睨物表而與幽人

勝士蘇芳若世間可敬爲竹爲菊輩尚不敢相伯仲而況桃李之麄俗姚魏之繁靡其將避君三舍乙酉七月朔記

劉氏留畊堂記

穹壤間可畊者何限販夫販婦規圖鼠壤營計鹿疃搰搰然耘耨播種間耒耜畚鍤日孳於其上者如魚鱗其心固幸一歲十秋多儲厚蓄以貽後圖甚至指鄰國之菽粟以爲子孫霜露之感時運而往我躬不閱皇恤我後一時罷精憊力以耕之者未必其它日之果能取償否也劉君正甫吾友也蓄江湖氣味二

十年歸卧牛下有田可種有圃可灌俯仰伏臘無欠無餘廼掛襏襫放犢犍袖手不耕築室東偏日閱園史閒走熊湘問名於平遠趙先生大書留畊二字扁之世之畊非但農也嘗有留而不肯盡者此有遺秉彼有滯穗非不能竭而取也天之賦物各有定分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約於分者償於後也亦有盡而不復留者竭澤而漁明年無魚非無魚也旦旦而取之蔗雖甘一嚼之外無餘味也鄰之子嘗謫數而使取深謀而巧擬豐儲峙積囷廥多藏以爲後謀非不欲飫後人者矣曾未再世而報踰其量朱甍碧瓦

化爲愁氛淒爲枯葦殍於塗瘠於溝直不滿坊者之悲巧於留之者適以誤之也故凡有所遺而留之者不若無所遺而留之者之爲眞有所遺者任力無所遺者任心有所遺者常不給無所遺者常有餘是以寬於處者羸度外之餘波而詳於取者多術中之隱禍方寸一泓其廣匪衡從之畝也其益匪二頃之饒也而餘芳流澤漑根食實玄曾者昍之三世希不失矣雲來者耕之十世希不失矣厥初所以不敢盡者乃所以爲無盡也世之君子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材奇而不試術巧而不扶羸金之不遺而獨遺以經彼

於子孫俯仰之資非忽然也詒厥者與則燕翼者豈
芭留長物以遺之者其視留此以遺之者何如耶由
百世之上等百世之下正甫不盡耕而聽其子之自
耕子又不盡畊而聽其諸孫之自畊絕桔槔之機心
息叟畦之墮勞夫有餘財而不肯墾地有餘力而不
肯竭方將抽南華之經繙柴桑之詩抱子弄孫笑傲
乎南畝間仁義以植之恭儉以耔之慎言行以穫之
吾意君所留以遺後者視世間田舍翁不既多矣乎
如或有執彼所留而誚君者將憮然應之曰卿自用
卿法玄默執徐夏四月友人陳仁子記

劉學正小天柱記

南方之山巍然高者以百數而衡爲宗衡岳之峯五出而天柱爲尤間嘗捫蘿剔蘚敲石室宿穹林精靈歊歔蒸嵐頂洞縷脉碎繡新綠孤標奇觀層出應接不暇幾摩星斗拂河漢而不知虎關之近咫也劉君如齋頻年湖海稡攬岳雲之秀辛卯秋捧檄學臺督餫九嶷獲片石於李氏似劃南山一股者色黝而膩峯兀而傾若簸玲瓏而孱豁一柱擎空旁無副造直溟涬然俯天柱而弟之且云李氏寶之數世而始售於余歸首峯土而封之曰小天柱奇哉觀乎物莫競

於相形鳧鶴之相形也以長短鵬鷃之相形也以遠近彭殤之相形也以壽夭至於形之小大也亦然莫大於天地而秋毫為小莫大於須彌而芥子為小山之在宇宙間坳者垤者窪者竇者側者千奇萬怪各以形自詭若滕薛爭長漫莫詰其故世之登東山者小魯登泰山者小天下所處之地不同故所見異者然也而何足以知山凡山有形者有不可形者若以形較之天地也須彌也秋毫芥子也洪纖巨細懸絕而不可比若以不可形冥之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塊視三山杯吞七澤一以為終南泰華之高吾不知其

爲大一以爲平冢丘垤之微吾亦不知其爲小故藏宇宙於粒粟納山川於鼎鐺持此以誇於當世之人皆訝然曰誕而不知其趣然也如齋胷中丘壑愛護石峯圖之雕欄寘之棐几左圖右史吟哦欠伸之暇摩挲拂拭春粧匪濃秋拭匪薄流泉杳杳花草冥冥曾不啻鸛鶴棲松猿猱絶壁之奇觀而朝夕焉傲睨石側雲煙滅没七十二峯之勝蓋將收拾而有之又不知孰爲大孰爲小孰爲天柱孰爲卷石耶雖然藏山於澤半夜有力或負之而走劉君珍護斯奇誓同出處他日一柱擎天萬仞壁立孰能爲之大而詎止

曰雖小天柱必有可觀

曲肱樓記

古迂翁歸休東皋之上溪友過從輒烹伏雌相勞苦夜漏下十數刻踰牆累客憔脉玉川老屋書冊琴瑟幾不免乃移憩城東南陬之僻巷湫隘局趣旋闢小樓庋頻圖書廣不盈丈袤倍之楄櫨顛曰曲肱天淡霜寒鄰圃梅半花命客洗老瓦盆落之酒半酣客有訾予者曰曲者元叟所惡也凡曲臂以取物曲膝以便坐曲心以徇人者人必唾弃之而子奚曲之取吾見世有穿穴經籍漁獵圖史著論美新成莽之篡托

辭權讓趣操之奸曲學以阿世者子將爲之乎曰否
吾見世有鑽刺要岐策探權徑媒合昜監網秦之官
媚求承璀鈎唐之相曲步以取貴者子將爲之乎曰
否吾見世有貪三褰五鬻賣市賤酒削鼎食囊貲之
饒胃脯連騎蒸濁之羸曲術以取貨者子將爲之乎
曰否若是者客三問而三不答徐謦之曰曲其心孰
與曲其形曲其天孰與曲其人亢子之惡心而天者
也孔門之樂形而人者也向吾與子學焉步焉計焉
一切以曲計吾之身當衣繡腰玉積倉盈囷高其閎
大其門結駟連騎與馬上貴人分庭亢禮今瀕焉嗒

焉陋巷之中身不過癯儒樓不過容膝方將挾冊伊
吾飯蔬飲水曲肱而枕其中吾視世人不能為吾之
曲吾亦不能為世俗之曲也反世俗之曲而任吾肱
之曲移此居鄉恂恂誾誾犯而不校施而弗報騎款
段馬乘下澤車使里閭稱為善人記所謂並坐不橫
肱者也移此涉世驚濤澒洞隨起隨支屹然砥柱於
龍門伊闕之側傳所謂三折肱為良醫也移此立朝
哉冠虞廷弦薰風九奏之琴書所謂股肱起哉者也
孔所樂之曲非元子之所惡元所惡之曲非孔氏之
所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子非吾亦安知吾之曲哉

客於是火喙舉酒相屬以杖扣其肱而歌曰曲哉曲

哉其曲而不屈者哉歌闋援筆書之以示世之好曲

者乙未冬至後五日陳某記

山南尹氏茅亭記

嚮乙未秋初侍左丞梧齋史公座抗談吾邦文物彪

蔚至口續古蒙求編不置且云是家數文字一部史

經緯胷臆間安得介致之乎曰是尹兄山南所輯也

隱君子也秋山館之不就東軒招之不求名可聞身

不可見也越明年春山南諗予曰予厭世囂近城片

地牆東爲索隱菴裵書扁松雲背映蘿月且取吾楚

所產而半頹嘗不貢若傚瞿曇氏蓋頭法卓亭其上畚若竹若梅若蓮菊雜植之瓜疇蘋畦井如也於予意何如乎曰是亭也其有大古隱者之趣乎予夙對史公語猶信魯臧孫論清廟之茅曰昭其儉、、近古者也古以朴今以華朴故質實而不文華故繙飾以爲麗身將隱焉用文之苟務飾焉匪隱也春秋諸子善覘人國於服食宮廬之末皆足知其運祚修短觀人也亦然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知其人胷中必古也山節藻梲丹楹刻桷知其人胷中必不古也山南於是亭也不苫以瓦不塗以堊不雕鏤以文采逍遙

是間筆牀釣具紋楸茗椀凡娛意適心之具羅絡左右理圖隙間抽架上先秦古書吾伊一通戶外屨滿虛左延上坐磊落道古今成敗得失浩浩萬古磅礴胷次直若翺翔焉退山之陽未易以令人窺也大巧無迹至素無文道惡乎古而有眞僞言惡乎古而有是非杜甫瀼西之茅屋古也馮道夾河之茅庵亦古也杜以上馮以仕杜之詩史千載之馨馮之雜傳千載之醜杜邪馮邪居亭主人心古貌古行亦古其決擇於斯邪若亭者倀倀穹壤間方將棹濟泗轍燕秦歷覽英雄戰爭之遺迹自詭償素願少間偕遊亦夫

須礙襖映日茅簷共汀鷗沙鷺長爲亭下狎客

劉潤夫定宇記

茶陵劉氏世業儒其別裔潤夫奕弁操觚月旦談不容口聲譽㘵且都科目廢無繇自顯閒守先世讀書所號定宇視篆莊縣解幾似悟入祭名得失直觀雀蚊蝱相過乎前持謐予予謂子氣尚卓犖春秋鼎盛躡齊晉燕趙歷覽章亥所步弃繻題柱書馳宥鶩皇斯世且操譽接淅不給而奚以定爲此殆拄德機也吾且不得及彼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定乎哉世稱天地四方必曰宇乾旨然而

清以升坤隤然而濁以承霞若盆垂若屏明媚若雲毋甲帳峙爲山流爲川維柱埏垓閱歷數百禩贔屭鰲戴而不騰振且跌其或冥飆晦颸戾氣乖剌震動崩竭俄而東西易位夫焉有所倚至棟宇也亦然柱以杞梓麻以陶瓦圜以甎墻重壁房廊戶牖截若綦布設不幸風摧雨剝蟲蠹蝎藏頹焉阤焉漠不可支而廢維人襟宇也亦然歟以七焦以三官天地府萬物經籍寄焉義理藏焉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其忻也孰思其慘也孰觸與接爲構日以心鬬慮嘆變慹姚佚啓態鬱蒼狗萬變相禪若環莫知其所爲使怵於

爵祿而鞭可執壓於刑僇而閣可投眩於死生禍福而手版可倒持一泓靈臺擾擾焉風中之纛靡所舍止若是者其固然耶子之定也吾不得而知也子之未定也吾亦不得而知也吾所知者子儒也而非釋也將毋同釋凝於定而不屑應也儒淑於定而未嘗不應也志學也而擅素王之褒貶心齊也而具四代之禮樂不動心也而交啟梁之臚將視瞿曇種子合神於漠遊氣於泱閡其死灰木偶何啻九牛一毛凡定難定而不止於定倍難子之材具蓄於胸素定若洛陽一書河汾十二策其於游刃必有餘地方將旅

新豐扣光範大則位置堪輿小則束諸儒燕說而揜其咽褰裳重繭相勞苦上東門外固不屑隱几鑿坏槁項黃馘偃息定宇間於予意然否潤夫曰是吾志也定宇非其寄也遂書以記

牧萊脞語卷六